

## 塔斯馬尼亞：世界的盡頭

澳洲的這個地區，地形崎嶇，年代久遠，每個轉角都會帶來新的冒險，也更靠近昔日一步

### 07-12

塔斯馬尼亞是離澳洲南端海岸兩百五十哩外的一塊三角形土地。面積不會比南加州大的這塊土地，一直被視為世界的盡頭，英國過去曾將罪犯移送到這裡。

我們對塔斯馬尼亞已經有所了解——包括它的粗獷之美，以及黑暗的歷史——因此這回想要一探比較陌生的地區。我們的計畫野心十足：包括在十天內健行五十哩，行經島上西部的高峰和雨林，以及浪潮拍岸的東部沿岸。

### 轉角處處有驚奇

匡比莊園是我們第一晚下榻之處，和我們住過的其他地方相比，它的優雅毫不遜色，因此當莊園主人的兒子提議帶我們去看昔日罪犯的住宿處時，我們都很驚訝。我們很快就了解到，在塔斯馬尼亞，事情往往和表面上所見不盡相符。

匡比莊園建於十九世紀初的數十年間，當時塔斯馬尼亞被稱為「范迪門之地」（譯註：因當年荷蘭探險家 Abel Tasman 發現該島後，便以荷屬東印度群島總督 Anthony van Diemen 來命名，但英國殖民後又改名為塔斯馬尼亞），被移到澳洲的重刑犯中，有近半數落腳在這大英帝國偏遠的一隅。當「遣送」罪犯的行動終止時，塔斯馬尼亞就成了今日的塔斯馬尼亞，而原本以這段過去為恥的居民，也變得接受了這段歷史傳承。

早期的移民因為遠離了家鄉，因此就試著將這塊土地形塑成他們熟悉的模樣——即便是要與當地原住民作戰，另外還得鏟除森林。然而這座島嶼仍把自己坦然表露無遺（譯註：speak one's mind 原指直言不諱，但用在此處是把島嶼擬人化的比喻性用法）。太陽、月亮、潮汐還是一樣，但有的樹掉的是樹皮，而不是葉子；奇異的動物在夜晚徘徊；整個野地太廣大了，無法摧毀。

那天晚上我們在庭園散步，望著西邊的閃電劃過夜空，照亮堆積在山頭的雲層。夜裡我們輾轉反側，陪伴的是風聲、遠處的暴風雨聲，還有穿透樹叢的貓頭鷹叫聲。

### 07-13

#### 跨越陸路的縱走

叢林健行的第一條守則是，不能怕泥巴。我們在第二天抵達「跨越陸路的路線」，而這條路線泥巴處處。

二十四小時之前，我們吃完早餐，聽完簡介，文選旅行社把我們——十名陌生人與兩名導遊——載到路線起點。「跨越陸路的路線」從島上最具代表性的山巔綿延近五十哩至澳洲最深的湖泊，跨越搖籃山-聖克萊爾湖國家公園，是南半球首選的健行路線之一。

我們背上背包，走了七哩半的路，在傍晚時到達文選旅行社的小屋，旅行社在公園裡有六間小屋。太陽本來既明亮又炎熱，到了晚上卻烏雲密布，原來是一道從南冰洋來的小型暴風雨鋒面所導致。

#### 一日四季的體驗

據說在塔斯馬尼亞西部可以在一天內歷經四季，而我們的體驗也差不多。次日早上大霧突然來襲，陣風將我們吹得東倒西歪。但路上的不適消失在一片如畫美景中：高聳的粗粒玄武岩峰頂突出於林木密布

的山谷與高山臺地之上，古老森林在遍地的蔓綠絨（譯註：植物名）中開展。

附帶的行程成了我們的餘興節目，讓一些人有機會去探索廢棄的銅礦坑、連串瀑布，還在一個豔陽高照的午後，登上海拔五千兩百九十五呎的島上最高峰奧沙山。

但我們樂意接受挑戰。我們艱苦地在碎石堆中跋涉，又穿越兩座石錐形成的摩多之門（譯註：小說《魔戒》中通往邪惡之地摩多的防禦之門，此處引喻為路程艱險之意），然後在山頂上深深品味我們的成就，並震懾於南邊杜甘山脈的景觀，山峰在超過一萬年前由冰河侵襲而成的連串山谷間起伏。

## 07-14

### 火燄灣

《寂寞星球》曾在二〇〇八年千挑萬選出（譯註：pull out all the stops 指盡最大努力、竭盡全力）塔斯馬尼亞東岸僻靜的海灘，盛讚它是十大最佳旅遊景點之一。

兩百多年以前，一位英國航海探險家將這個地區命名為「火燄灣」，因為原住民在沿岸堆柴生火。據估計當時原住民約有五千至六千人，結果英國人來臨後不到一個世代，這些原住民不是被殺就是遷徙了。

如今這些弦月形的沙堆已空無一物。我們慢慢走過它們，左手邊的大海呈現千變萬化的藍色，右手邊則聳立著濱草及海岸石南叢生的峭壁。

次日我們變成解讀海浪泡沫秘密的專家，在巨藻及水母的殘骸間漫步，探索鳥兒和動物在離岸乾燥沙地上留下的宛如象形文字的足跡。

### 最後一天的水上探險

水面上陽光閃耀，有些人決定去游泳。置身在藍藍的茫茫大海上，我看到一個黑影在波濤下移動，不知道是該游還是該逃。

然而在塔斯馬尼亞，沒有一件事情和表面上看起來一模一樣。一道黑色背鰭劃破水面然後消失無蹤，先是一條瓶鼻海豚，後來又來了一小群，在離水面劃破處不遠徘徊了片刻。

後來在岸上，我躺在沙灘上望向藍天。我們在將近兩星期的時間裡，漫遊過塔斯馬尼亞的高山、雨林及海灘，每一刻都帶我們深入通往過去的時光隧道。造物及發現的證據圍繞著我們。我們既精疲力盡，又精神振奮。

「每個人對自己應該去哪裡和應該在哪裡都胸有成竹，」一名當地人這麼說：「但在塔斯馬尼亞，我們跟著風走就對了。」